

金鷹擎天錄系列

蕭瑟
武俠精品系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狂風沙

上



白帝青后

金鷹擎天錄

龍騰九萬里

落星追魂

神劍射日

巨劍回龍

崑崙秘府

大漠鵬程

碧眼金雕

狂風沙

武林霸主

大澤龍蛇傳

追云搏電錄

淬劍練神

青衣修羅傳



金鷹擎天錄系列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星月双剑偶得一代剑圣黄龙上人之遗宝，怀璧其罪，江湖黑白两道武林中人纷起夺宝，使星月眷侣远遁大漠之中，不想孤星剑客百里居却惨死于娘舅之手……爱妻冷月剑客关梦萍已临产下落不明……孰料大漠之中群狼却围护着冷月剑客分娩出一子，被世外高人神僧空空和尚所救，并交付天下第一奇人绝尘居士收养，施以魔宗“淬骨大法”使其百毒不侵。十七年后，百里居之后裔百里雄风突然拜别师门踏入江湖历练，以追查自己的身世之谜……

百里雄风拜别师父下山，殊不想遇到了白驼山的宇文姊弟二人，其中宇文仇却是他的同母异父之弟……

为躲宇文天的追杀，百里雄风逃避于伽音尼庵附近与天心教主邂逅相遇，天心教主已认出百里雄风即是十八年前自己失去的儿子，可是她为了种种原因却不敢向自己儿子公开自己的身份。真是百感交集，但百里雄风并不知天心教主就是他未见过面的母亲。非与之过招不可……天心教主许以若他一招不胜，必须答应她一条件——即赴约天心庄与她会面，她是否会把真相告诉百里雄风——“我就是你的生身母亲……”

百里雄风被白驼山主宇文天所困，但他不知宇文天是他生母关梦萍二次易嫁之夫……

空空神僧为了从宇文天手中救下百里雄风，不惜身受重创，破了宇文天的“玄天罡气”。百里雄风跟随空空神僧返回巴颜喀喇山万洞修习武学。偶然被大鹰驮走，误入隐贤谷并认识了黑白双姝——乔天碧、乔天漪两人。黑姝乔天漪为救百里雄风出洞，误伤其祖母辣手娘子，被其祖父寒天钧鳌所擒，把她与百里雄风关入石牢中，从乔天漪口中得知她父即是自己杀父仇人霹雳神拳关山，恨不能立即血刃仇人……

百里雄风从隐贤谷逃出，返回万钧洞，空空神僧已将坐化归天，百里雄风哭拜跪于师前，神僧于升天在即之时，手按百里雄风“百会”之穴，把自己所剩真气全灌入徒身之中，而后撒手西归……

百里雄风被师兄佛颠和尚带往大漠深处，苦练剑圣黄龙上人遗留下的剑艺……

关梦萍为报前夫百里居被杀之仇，与后夫宇文天反目，白驼山主宇文天派出手下“天外四绝”血洗少林，嫁祸冷月剑客关梦萍……九大门派风闻百里雄风将为父报仇，追杀当年参与围攻星月双剑所有之人，他们为求自保，远出关外梦想寻找剑圣黄龙上人的剑诀秘笈，并与白驼山勾结异族企图杀死百里雄风等，孰料百里雄风艺成出山，血刃了一代枭雄宇文天，与生母团聚，了却了悲欢离合，生死皆缘的人生之途……

目 录

第 一 章	星月双剑	(1)
第 二 章	海天双奇	(37)
第 三 章	魔笛五阙	(64)
第 四 章	空空神僧	(84)
第 五 章	玄冥真气	(102)
第 六 章	花花浪子	(122)
第 七 章	玉扇血笛	(145)
第 八 章	五行真火	(174)
第 九 章	天心教主	(195)
第 十 章	木灵真气	(217)
第十一章	天外四绝	(241)
第十二章	松林翠楼	(264)

第一章 星月双剑

一望无垠的黄沙，自一片稀疏的杂树丛开始延伸出去，直到那迷茫的远方……

天，是一片蔚蓝，在远处的落日边，涂染着绚烂的彩霞。

几只兀鹰展着双翼，驮着将坠的夕阳，在穹苍里翱翔，不时传来几声低沉的鸣叫。

落日未下，残霞初起，这荒凉的大漠一片沉寂——炎热的沉寂，将更令人难以忍耐。

自玉门关吹来的风，带着些微凉意，驻留在这片小小的杂树林里，起了落花的轻叹。

飘零的落花自枝头坠下，有的落在草丛里，有的落在水面上……

这片杂林环绕之中，一潭湖水静静地流动着，轻缓的流水声拌和着落花飘动，对生命发出咏叹。

水面花絮如锦，点缀着宝石似的湖水，美丽无比，在这荒凉的大漠里有如神仙所居之处。

湖水不知来自何处，更不晓得没入何地，只见水面落花缓缓向北流去，流到丛丛杂树边的一块大石旁，便没入水底。

金色的阳光自枝叶隙缝里透了过来，剪碎的光影斑驳、

杂乱地映射在那块大石之上。

流涟的光滟在湖面上乱窜，更加添了这沙漠绿洲的美景……

倏地——

湖水哗啦一声大响，自湖中钻出一个赤着上身、光头短髯的老和尚。

他全身瘦弱，胸前根根肋骨看得很清楚，穿着一条黄色短裤，在水里跳了两下，就似一条飞鱼，掠出水面，斜跃到湖边的那块大青石上。

伸出枯瘦的手掌抹了抹脸上的水，他发出一声如雷的大笑，两道垂颊的长眉斜斜飞起，全身顿时泛起一层红光。

缕缕雾样的轻烟自他身上蒸散开去，在丛林里消失。

这老和尚目中射出两股烁亮的寒芒，满是皱纹的脸上微微漾起一抹微笑，喃喃地道：

“这七七四十九天待在寒泉泉眼，总算把‘大轮回功’给练成了，只要再过两个时辰，‘小九天罡气’与北斗方位成了直角，便可以飞升了……”

他搔了搔头上的戒疤，目光中犀利的锋芒尽去，柔和地瞥了瞥自林隙透出的残阳。

身上浮现的红光渐渐淡去，他的目光才从一抹斜阳里收了回来，轻轻地吁了口气，叹道：

“这美好的一日便将在残碎的夕阳晚霞里逝去，唉！大千世界，无限美景，莫不是造物之功，我……”

他话声突地一顿，伸手拍了拍光秃秃的头颅，道：

“咄！我怎么又一念执着了，涅槃飞升之际，竟也对这虚空色相留恋起来，真是……”

他敛眉俯首，低吟道：

“既已舍染药，心得善摄不？若得不驰散，深入实相不？毕竟空相中，其心无所乐，若悦禅智慧，是法性无照。”

这几句话是东晋时佛门高僧鸠摩罗利的佛偈，这老和尚脸上一片平和祥蔼之色，继续念道：

“虚诳等无实，亦非停心处，仁者所得法，幸愿示其要……”

他的脸上现出微笑，沐着夕阳的霞光，另有一种庄严肃穆、神圣感人之态显出。

林中静寂，那湖水又回归原先的缓缓流动之势，又带着片片落花悄然没去……

一阵微风吹来，挟着轻脆的驼铃之声，敲碎了这林间的寂静。

渐渐，铃声近了，也变得更加急促。

轻柔细碎的铃声摇曳在风里，从大漠里驰来一匹高大的骆驼和一匹乌黑的骏马。

转眼之间，那一驼一马已越过无数沙丘，来到杂树林之外，随着树枝断折之声，一条人影自马上飞跃而下。

他年约三十，身材适中，穿着一袭玄色紧身衣裤，头上仅挽了个发髻，满头满身都是黄沙，显然是已在沙漠里赶了一段很长的路。

虽然他脸上尽是风尘之色，却掩不住那股傲然之态，从他那薄薄的双唇与锐利的眼神看来，他是值得骄傲的——因为他有一张非常英俊的脸孔与过人的智慧。

他的目光在林隙里匆匆一扫，回头道：

“夫人，这里没有什么啊！”

骆驼上的布幕一掀，探出一张瘦削的脸庞，柔长黑亮的发丝似是一条流泻的瀑布，自她苍白的脸颊滑过。

她呻吟了一声，道：

“总算能够找到个安静的地方了。”

那中年汉子脸色一变道：

“梦萍，你怎么啦？是不是……”

那个少妇摇了摇头，苦笑道：

“只不过有点痛，我还得要一两个时辰之后才……”

那个中年汉子嘴角泛起一丝安慰的微笑，走过去将那少妇自骆驼上抱了下来，柔声道：

“梦萍，我害苦了你。”

被唤作梦萍的少妇，那苍白的脸上绽起一朵浅笑，摇了摇头道：

“夫君，不要这样说！”

她怯生生地将身子投入那个中年汉子怀里，显得是那樣的娇小，可是却更鲜明地显出了她宽大的紫色罩袍下隆起的肚子——她已是有着身孕了。

此刻她伸出雪白纤细的手指，轻轻地抚触那中年汉子的嘴唇，说道：

“我们当日结婚之时，便晓得以后必然会到处奔波、到处流浪、时刻遭受风险，可是我们又何尝有所畏惧？到现在孩子都快出世了，你还说这个做什么？”

那中年汉子眼中泛着泪光，抱着这怀孕的少妇向丛林深处走去。

他吻了吻她那如春葱似的玉指，她轻柔地一笑，将手指移开，替他拂了拂发上沾着的黄沙，叹道：

“倒是这些日子我有孕在身，连累你更加劳苦，又要抵挡那些追敌，又要照顾我，唉！夫君，你瘦多了……”

她的话中含蕴着无数的关切，眼中射出无限的柔情，使得那大汉几乎为之潸然泪下。

他深情地凝望着她，喃喃地道：

“梦萍，你对我太好了！太好了！我……我对不起你。”

梦萍摇了摇头道：

“我不许你这样说，居郎，你我相爱，天地共鉴，若有什么灾难，岂能不一同担当？何必又说这些话呢？”

她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脸颊，道：

“只要等孩子生下来，你我两人携着孩子，行遍天下，以穹苍为庐，以大地为席，以明月为灯，餐风饮露过那傲啸烟云的神仙生活，岂不很美？”

那中年汉子已走到丛林中的草地，将她放了下来，自己靠在她身边，柔声道：

“梦萍，你歇息一会吧，这几日的奔波，也够你受的了……”

他的目光四下一扫，又道：

“我看这儿是百里之内惟一的一处绿洲，今晚就在这儿住下，等到你产后，我们再动身往西行，只要过了沙漠之后，便不怕他们追上来了。”

那个孕妇默默地点了点头，道：

“但愿上天可怜我们，能让他们晚个三天来……”

“我看这几天大漠气候不定，恐怕快起风了。”那中年汉子仰首望了望天色，道：

“如果这些风沙还阻他们不住，那么便要以兵戎相见了，

唉！想不到我百里居一生都在奔波之中，何曾有过一日安逸？累得妻儿都……”

那个少妇连忙阻止他再说下去，她缓缓地摇了摇头，道：

“居郎，我晓得你是无辜的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改变我对你的信赖，没有任何人可以使我们分开的……”

她说的话是如此婉转，可是话中所流露出来的决心与挚爱，却恍如巨锤般捶在他的心头。

百里居纵声笑道：

“梦萍，只要你不离开我，哪怕天塌下来我也不怕，想那四大剑派连同绿林盟主联合发出‘飞虎令’要生擒我百里居，许以秘笈、财宝及美人三大奖赏，以致三年以来我们从没任何时候得以休息……”

他目光一闪，继续朗声道：

“照这个样子看来，你、我一遁入大漠深处，江湖恐怕要平静得多了，等到二十年后，我们重返中原，恐怕已是美人迟暮，财宝毁弃，秘笈已遭虫蛀了……”

那个妇人微微笑着道：

“居郎，你别太高兴了，我……”她眉尖一皱，道：

“我看快要……”

百里居脸上一变道：

“怎么？你……”

那个妇人抓紧了他伸过来的手，默然一笑，摇摇头道：

“没有什么，只不过是阵痛，已经过去了……”

百里居吁了口气，道：

“我这就将帐篷撑起来，然后砍点树枝来生火，趁着天没黑把水烧好……”

他搔了搔头，又苦笑道：

“你看还有什么事没想到，记住提醒我，我可是生来第一次面临这种难关……”

他走到林边将骆驼和马牵进林里，解下包裹，就着草地搭起一个帐篷，然后又砍了些柴堆在帐篷边。

等他做完这些事，残霞已将褪去，夜的轻纱已笼罩丛林。

那个少妇笑道：

“看你满头大汗的样子，真使人想不到你是以一剑震动武林的孤星剑客百里居。”

百里居坐在柴边把火石打着，燃起树枝，擦了擦汗，道：

“我没笑你，你倒笑起我来了，嘿嘿，看你挺着个大肚子，谁又晓得冷月剑客关梦萍竟是这个样子？”

闪动的火光映照在关梦萍身上，使她那苍白的脸颊染上了些微的红晕。

她哼了一声，道：

“你敢笑我？我生起气来，等会儿替你生个女孩子，让你想了一年之久的名字不能用……”

百里居呵呵一笑，道：

“我保证你生下来的一定是男孩，否则哪有女孩子的名字叫做百里雄风的？别人将来听见了，还以为我们不学无术，连儿女的名字都不会取……”

关梦萍默默地望着自己的夫君，看着他那故意装出来要逗自己笑的样子，她又好像回复到初次见到他的情形，使得她舍弃一切而跟随着他奔波江湖的，便是他的赤子之心与诚挚之情。

如今，在这大漠平沙百里中的绿洲里，从跳动的火光中，

她仍可看到他心底深处的情意……

她暗暗叹了口气，忖道：居郎爱我太深，这使得我时时都恐怕他会离我而去，唉！到那时我怎能独生？

一丝不祥的意念突然掠过她的脑海，她心弦一颤，目光闪过百里居的脸上，投向那静静的湖上。

湖面泛起黯淡的银波，涟动闪烁。

关梦萍缓缓立身而起，向湖边走去。

百里居诧异地立起身来，道：

“梦萍，你做什么？”

关梦萍道：

“我想看看这湖水！”说着回头拉住百里居的手臂，道：

“自从出了玉门关，我们便没有看见过这样美的地方……”

她走到湖边，目光一触那自稀疏的林枝透过，倒映在湖中的破碎月光，心中便是一怔，只觉一股寒意自脚尖掠起，直透全身，使得她禁不住打了个寒噤。

百里居搂紧了她，诧异地问道：

“梦萍，你怎么啦？”

关梦萍摇了摇头，勉强笑道：

“没什么，只是有点凉意。”

百里居温柔地道：

“那么回帐篷里去躺着，大漠里的气候就是这样，白天热得要死，晚上却又变得极冷……”

一股寒气扑向面来，他噢了一声，蹲下身去，探手在湖水里搅了一下。

“嘿！”他立起身来，道：

“这还是寒泉，真想不到大漠里竟会有寒泉泉眼，梦萍，别站在这里太久，会冻坏身子。”

关梦萍凝望着湖中漾动的月影，暗暗道：

“愿上天能够保佑我们越过沙漠，到达温宿城，等到他取得一代剑圣黄龙上人留在新疆的宝剑与剑诀，我们一定不妄杀一人……”

百里居道：

“梦萍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他的目光扫过那宽阔的湖面，投落在对岸。

“咦！”目中寒芒一闪，百里居回头道：

“你在这边等着，我到那边看看！”

关梦萍愕然抬起头来，望见距此约六丈多远的地方，有一个人影伫立在湖边，她脸上一寒，道：

“夫君，小心点。”

百里居应了一声，双臂颤抖，身形飞跃而起，两个起落已越出六丈开外。

他脚尖一着地，双掌平抚胸前，只见一块青石上趺坐着一个赤着上身、合掌瞑目的老和尚。

那块青石刚好凹陷一块，是以那老和尚趺坐于上，倒像是嵌在青石上一样，猛一看去，还以为是青石雕成的。

百里居疑惑地望了望那老和尚，沉声道：

“请问大师是从何处而来？”

因为他刚才一进林中，便曾仔细观察四周，并没有发现这赤着上身的老和尚，现在眼看那老和尚的怪异模样，感到非常惊奇。

话声一过，那老和尚动都不动，仍然趺坐如死。

百里居心中疑窦一起，忖道：少林、武当各派弟子，都被我施出调虎离山之计将之骗开，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我会出玉门关到新疆来，这老和尚又是从哪里来的？

他凝神戒备，细细地打量了那老和尚一番，只听得身后脚步一响，关梦萍已来到身边。

“锵”的一声，百里居将长剑拔出，护住关梦萍。

他神色严肃地道：

“梦萍，你走开一点，我看这老和尚有点古怪！”

关梦萍摇摇头道：

“我看这老师父慈祥和蔼，一定不会伤害我的！”

她的眼睛自和尚的肋骨向上移动，落在那老和尚满是皱纹的脸上，柔声道：

“老师父，你这样趺坐着，一点都不冷啊？”

老僧寂寂无声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

关梦萍解嘲道：

“我看这老师父大概在坐禅，不希望我们去打扰他，所以……”

百里居冷哼一声，剑芒如水洒出，剑尖颤动里，向着那老和尚“大突”、“腹结”、“期门”、“锁心”四大死穴点去。

关梦萍惊叫一声道：

“居郎，你想要怎样？”

百里居收剑还鞘，道：

“我是试试他的。”

他走上前去摸了摸那老和尚赤着的上身，道：

“他已经死了！”

“哦！”关梦萍虔诚地望着那老和尚，道：

“我听说佛门高僧每每在深山大泽之间苦修，以至涅槃，居哥，你看他的两道眉毛如此之长，一定是得道的高僧，且待我拜他一拜。”

百里居皱了皱眉头，说：

“梦萍，你这些年来还是没有改掉你的本性，仁慈而善良……”

关梦萍没有理会他的话，径自跪倒地上，对着那趺坐的僧人拜了起来。

她只觉那老和尚虽然不言不动，但是却有一股令人钦敬的神圣光芒闪现于脸上。

是以她暗暗祈愿道：求老神仙的神灵保佑我们平安地越过沙漠，到达我们的目的地……

百里居暗自摇了摇头，忖道：真亏她有那么虔诚的心，唉！人在面临危险灾难的时候，莫不企求奇迹出现，其实命运一事，千古至今，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了解？

他自幼孤独，完全靠自己艰苦奋斗才有今日的成就，虽然为了他得到一块八十年前剑圣黄龙上人留下的和闾宝玉，而遭受黑、白两道盟主与剑派掌门联合发出的“飞虎令”。使得这三年来被武林各路人马追缉不休，而逃到大漠，其间九死一生，历经危难，但他从未向命运低头，依然保有本性里的那股傲气。

关梦萍跪拜后站起来，目中一片湛清，似乎这些日子里的烦恼都已洗清。

百里居晓得一个孕妇在面临未知的命运时，会是茫然而困惑的，他并没有嘲笑她的行为，扶着她的双肩道：

“梦萍，你还是歇歇吧！”

他们这一对历经患难的夫妇，彼此依偎着走过细草如茵的湖边，又回到帐篷里。

百里居添了几根树枝在火堆上，道：

“梦萍，你先睡，我把瓮里添满水，马上便回来！”

他才拿起瓮，突然昂首止步，目中神光涌射，凝望着墨黑的丛林里，沉声喝道：

“是何方朋友来此，尚请现身出来！”

关梦萍自帐篷里慌忙地钻出来，道：

“居郎，什么事？”

百里居肃容道：

“有人来了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”树枝一响，三条人影自朗笑声里飞跃而来，在空中旋了七个小转弯，成弧形跃落地上。

“孤星剑客到底不凡，竟能察觉出我们来此，佩服佩服！”当先那人对着百里居一抱拳道：

“在下兄弟三人冒昧来访，尚请百里居原谅。”

黑暗之中一时看不清到底是何人，百里居一拉关梦萍，在她的手心里重重地按了一下，扬声道：

“三位施出‘飞鹰七旋’之式，莫非是天山三剑冷氏昆仲？”

“嘿嘿！”那为首的一人似是颇为吃惊，向前走了一步，抱拳道：

“在下冷云率冷梦、冷虹向百里大侠请安。”

百里居冷笑一声，道：

“不敢担当天山三剑如此大礼……”

他的目光一扫那三个身佩长剑的年轻剑客，道：